



论《福乐智慧》中的“梅禄”、“可汗”和“于都斤”的名称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2)01-0125-09

● 玉努斯江·艾力 玉苏甫江·艾买提

[摘要] 《福乐智慧》是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喀喇汗王朝的古都喀什噶尔完成并献给当时的喀什噶尔执政者桃花石·布格拉汗的一部经典之作,内容涉及喀喇汗王朝政治、法律、伦理、哲学、文化、社会经济、民族关系、宗教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被誉为维吾尔族的一部史诗。时至今日,《福乐智慧》中仍有未探析的问题。本文从史学的角度对《福乐智慧》中出现的“梅禄”、“可汗”和“于都斤”等名称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福乐智慧》 梅禄 可汗 于都斤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美国学者罗伯特·丹柯夫在为《福乐智慧》的英译本作的导言中指出:“诉以权贵是伊斯兰劝诫文学形式的一个特点。在《福乐智慧》中这些权贵几乎都是来自内亚突厥历史。”^①他把《福乐智慧》看为劝诫文学,也认为《福乐智慧》是喀喇汗王朝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实际上,这部重要著作,至今还有一些未探析的问题值得关注。

《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的杰出代表作,是公元11世纪我国历史上的喀喇汗王朝的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用回鹘语于北宋熙宁二年或三年(1069或1070)在喀什噶尔写成

① 罗伯特·丹柯夫著 韩琳译.《福乐智慧》英译本导言和注释[A].《福乐智慧》研究译文选[C](汉文版).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85.

的。这部维吾尔族古典文学名著,19世纪以来即受到研究中亚及我国新疆历史和文化的中外学者的关注,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福乐智慧》是喀喇汗王朝时期维吾尔文学的一座丰碑,又是关于哲学、宗教、教育、医学、文学、艺术、管理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一部百科全书。“作品蕴含的极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和在我国西部一个重要民族——维吾尔族的文化史乃至整个中亚文化史上表现的明显的划时代性,使它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围。”^①它不仅充分展现了作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渊博知识和文学风格,而且阐明了他的时代观。

天山南麓的喀什噶尔是古代丝绸之路南道的中心,世界几大文明——希腊文明、伊朗文明、印度文明,都在这里和我国文明相汇合。《福乐智慧》的作者并不机械地模仿或照搬外来的东西,而是巧妙地吸收自己需要的成分,进而再与本民族的传统艺术熔为一炉,并力求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态度,从而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的新风格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了当时“背后的社会情景”。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些社会情景,完全是回鹘民族过去的记忆,可以引导我们探究有关喀喇汗王朝的重大问题。

众所周知,“同一个阿拉伯语单词 *tarikh* 不仅指‘历史’,而且指‘时代、计算和日期’,或者更确切地说指从‘纪元’、‘值得注意的事件的日子’的基本涵义扩展至‘年代记’、‘编年史’等,即‘历史’一词所有公认的涵义。”^②从这个意义上说,《福乐智慧》不仅论述了伊斯兰教历史观的重要传统——赞扬真主、圣人等,还涉及喀喇汗王朝之前的时代发生的事件以及作为这些事件见证的地名。

一、关于“梅禄”的名称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提到喀喇汗王朝之前的时代时,首次用了突厥“梅禄”的名称。他这样写道:

- 1163 有一位突厥梅禄讲得很好,
子女是父母闪光的眸子。
1164 为子女操心好似无底的大海,
子女使父母的红颜凋枯。
1165 谁若是有了妻子儿女,
岂能在夜晚酣眠安息!^③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上述语句谈的是家庭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他用了“梅禄”这个词来叙述从非常久远的时代沿袭下来的家庭伦理观念。这既反映了作者的艺术技巧,也令人联想起喀喇汗王朝之前的“梅禄”时代。

① 刘宾.关于福乐智慧研究[J].新疆社会科学(汉文版),1986(6):100~103.

② 路易·加迪著,郑乐平、胡建平译.文化与时间[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出,1988.288.

③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著,郝关中、张宏超、刘宾译.福乐智慧[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159.

“梅禄”是突厥汗国和回纥汗国时期的官职名称之一。据英国学者克劳森的研究,“buyruk 是一个早期的突厥行政官职称号,通常称呼被可汗命令去执行特殊任务的民事或军事官员。”^①在古突厥文献上,可以见到这个词,《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中有“诸达官梅禄官”、“他们的梅录”、“其梅录”、“突骑施可汗的梅录”、“内梅禄 SabagKulIrkin 为首的诸梅禄”等语。“梅禄”在突厥汗国之后的回纥汗国继续使用,这期间,它没有“伯克”的意义,只有“大臣”和“汗王侍从”等意义。例如,属于回纥葛勒可汗的第二个碑文《铁尔痕碑》和葛勒可汗之子牟羽可汗的记功碑《铁兹碑》中有“内梅禄的首领是伊唯珠·莫贺·达干(Inaču бага тарқан),大梅禄共有九个”,“十七阿热梅禄(az buyruq)”,“九梅禄”^②等语句。此外,汉文文献中也有类似记载,以《新唐书》之《回鹘传》为例,“梅禄”一词就被译为“宰相”或“大臣”,写道:“乃拜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渤海都督,然私自号可汗,署官吏,壹似突厥,有外宰相六、内宰相三,又有都督、将军、司马之号。帝更记时,健候斤它部为祁连州。隶灵州都督,白霄它部为居延州。”^③显然,此处“署官吏,壹似突厥”一句表明,“梅禄”已是回鹘人很早就采用的官职名称之一。根据刘义棠先生的考证,在回鹘汗国时期设立的“九臣”制中,“有三位内宰相(ič buyruq),六位外宰相(čat buyruq)”。^④五代回鹘仍沿用之,音译为“密禄”、“媚禄”。在回纥汗国之后建立的高昌回鹘和甘州回鹘汗国派往北宋的使者中,也有“梅禄”、“阙梅禄”的名称。伯希和研究的敦煌写本(第272号)中,有一份公元967年的契约,其中就有甘州回鹘宰相成为“梅禄”的记载。在吐鲁番发现的一份公元648年的契约中也有类似记载。F·W·K·米勒在论述“阙梅禄”一词时指出:“935年的回鹘使臣中有一成员官居‘监使’,名叫‘屈密录阿拔’,这一名字可能是突厥语‘Kul biruq apa’的对音。其中的‘kul’(人名或官职名)一般来说总是位于人名或官职之前,这是回鹘人中经常使用的办法。”^⑤

就“梅禄”这一官职名称在喀喇汗王朝时期是否继续采用的问题,马赫穆德·喀什噶里这样指出:“‘梅禄’是在国王的身边,让大人物按官衔就坐的宣旨官。”^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喀喇汗王朝时期,这一名称仍然像以前一样被采用,但已没有“大臣”的意思,而只有“御近侍”的意思,即“传令官”。可是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眼中,它还是像喀喇汗王朝之前一样,表示“伯克”或“大臣”。值得注意的是,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福乐智慧》的一处还提到“梅禄”一词(2941)并以“乌介”(Uga)一词来形容之,显然作者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喀喇汗王朝的历史背景,因为“乌介”作为一种人名,在回纥汗国诸民族中广泛使用。

① Clauson, S. G. 1972.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387.

② 本文引用的有关突厥文碑铭,均参考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92~221.

③ 新唐书(第19册)[M].“列传一百四十二上·回纥上”.北京:中华书局,1971.6113.

④ 刘义棠.维吾尔研究[M].台北:正中书局,1975.237.

⑤ F·W·K·米勒.两篇庙柱文,转引自J·R·哈密顿著 耿昇、穆根来译.五代回鹘史料[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166.

⑥ 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词典(第1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396.

二、关于“可汗”的名称

喀喇汗王朝是由操突厥语的回鹘人以今新疆喀什噶尔为中心建立的汗国,其政治制度的诸多方面承袭了突厥语民族的传统,古代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的许多官职为其所沿袭。《福乐智慧》反映了这一状况,其第四十四章《觉醒绘国王写信》指出:

- 3816 直言的使者没有罪愆;
应如实传递口信,不必讳言。
- 3817 突厥汗国说的话更比这好;
使者讲真话,不应有恶报。
- 3818 听到的话倘能如实地转述,
使者不应招致杀头或惩处。
- 3819 我说的使者即是信使,
信使传话,无获罪之理。
- 3820 使者转达别人的信息,
应该受到赞扬,得到奖励。①

作者在这里运用了后来在维吾尔人中广为流传的“使者无死罪”的谚语,更重要的是他在谈到喀喇汗王朝之前的时代时,也提到了“突厥汗”一词。根据史料记载,“可汗”是突厥语民族历史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官职称号之一。“可汗”这个名称更早的柔然汗国就已使用,到突厥汗国时已广为普及。白鸟库吉等学者指出,此称号在公元4世纪初左右鲜卑贵族慕容廆统治时期(285~333)就已出现。《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云:

阿柴虏吐谷浑辽东鲜卑也。父奔洛韩有二子,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若洛廆别为慕容氏。浑庶长,廆正嫡。父在时分七百户与浑,浑与廆二部俱牧马,马斗相伤,廆怒,遣使谓浑曰:“先公处分,与兄异部,牧马何不相远,而致斗争相伤?”浑曰:“马是畜生,食草饮水,春气发动,所以致斗。斗在于马,而怒及人邪。乖别甚易,今当去汝万里。”于是拥马西行,日移一顿,顿八十里。经数顿,廆悔悟,深自咎责,遣旧父老及长史乙那楼追浑令还。浑曰:“我乃祖以来树德辽右,又卜筮之言,先公有二子,福祚并流子孙。我是卑庶,理无并大,今以马致别,殆天所启。诸君试拥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相随去。”楼喜拜曰:“处可寒。”虏言“处可寒”,宋言“尔官家”也。即使所从二千骑共遮马令还,不盈三百步,然悲鸣突走,声若颓山。如是者十余辈,一向一远。楼力屈,又跪曰:“可寒此非复人事。”浑诣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孙,并应昌盛,廆当传子及曾孙玄孙,其间可百余年,我乃玄孙间始当显耳。”于西遂西附阴山。遭晋乱,遂得上陇。后廆迫思浑,作“阿干之歌”。鲜卑呼兄为“阿干”。②

① 优素普·哈斯·哈吉甫著,郝关中、张宏超、刘宾译,《福乐智慧》[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49

② 宋书[M]“鲜卑吐谷浑传”。转引自周伟洲编《吐谷浑资料辑录》[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35.

阿柴虏吐谷浑二子之间的这段对话,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表明以天意号召乃部。^①从中可看出吐谷浑部因内部矛盾,从辽东向西匈奴故地迁徙,并受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其中匈奴等北方土著民族的影响较大,蒲立本认为:“匈奴语词‘护于’Hu-yu是‘qaγan’的词源,意义又类似上例。这个称号只出现在《汉书》。”^②如果这种观点正确的话,我们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最早使用“可汗”称号的民族是匈奴人或语言更接近匈奴的高车等突厥语民族。值得注意的是,“可汗”这一称号真正意义上的使用,始于柔然和突厥汗国时代。在这方面,汉文古籍《魏书》和《通典》有以下记载:

“其西北有匈奴余种,国尤富强,部帅曰拔也稽,举兵击社仑,社仑逆战于颍根河,大破之,后尽为社仑所并。号为强盛。随水草畜牧,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其常所会庭则敦煌、张掖之北。小国皆苦其寇抄,羈縻附之,于是自号丘豆伐可汗。‘丘豆伐’犹魏言驾驭开张也,‘可汗’犹魏言皇帝也。”^③

“后魏末,其酋帅土门,部落稍盛,始至塞上通中国。至西魏大统十二年,乃求婚於蠕蠕,蠕蠕主阿那瑰大怒,使人骂辱之曰:‘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土门发兵击蠕蠕,大破之於怀荒北,阿那瑰自杀。土门遂自号伊利可汗(后魏太武帝时,蠕蠕主社仑已自号可汗,突厥又因之。)犹古之单于也,号其妻为可贺敦,亦犹古之阏氏也。其子弟谓之特勤,别部领兵者谓之设,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颉利发,次吐屯,次俟斤。”^④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可汗”这一名称是从柔然汗国(402~551)继承下来的,自突厥汗国建立就开始采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突厥汗国时期的“可汗”一词同喀喇汗王朝时期使用的“可汗”、“汗”在意义上是有某种区别的。突厥汗国的缔造者阿史那·土门自称的“可汗”,意即“上天”,是指全体突厥一薛人(turk sir bodun)的权力无边的领袖。但将“可汗”神化,却是在其后的后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时期出现的。如后世的后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君王自称是“像天一样的,从天所生的突厥毗伽可汗”(täangri täg tängri dä bolmish bilgä qaghan),“登里罗·汨·没密施·颡·咄登密施·骨咄禄·俱录·毗伽·(牟羽)可汗”(tängri dä qut bolmish el tutmish alp qutluy kulug bilgä qaghan),意即可汗的权力是天直接赐予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后来尤其是回鹘汗国的可汗尊号大多加上了萨满教的土司用的日神和月神的内容,成了“爱登里罗汨德没密施俱禄毗伽可汗”(Ay-tängri dä qut bolmish kulug bilgä qaghan)和“军登里逻骨德密施合毗伽可汗”(Kun-tängri dä qut bolmish alp bilgä qaghan)等等。总之,《福乐智慧》提到的“突厥汗”一词不管是不是以前朝代的遗迹,还是其他附属汗国君王自己的封号,也不论它是不是喀喇汗王朝“汗”的变体形式,它都是远古时代的产物。因此,从突厥汗国时期就已采用的“可汗”一词在11世纪

① 周伟洲.吐谷浑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

② 蒲立本(E.G.Pulleyblank)著,潘悟云、徐文堪,译.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M].北京:中华书局,1999.195.

③ 魏书[M].“列传第九十一 蠕蠕”.北京:中华书局,1974.2290~2291.

④ 通典[M].“卷一百九十七 边防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1068.

的《福乐智慧》中出现不足为怪。有关喀喇汗王朝的其他古籍也是这样记载的。如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典》对“回鹘”一词的解释,也提到了回鹘汗国和突厥可汗,并传达了回鹘名称首创于亚历山大帝东征之前的公元前4世纪的信息。^①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亚历山大是突厥文化范畴内已经伊斯兰化的传说人物。同时,这也是生活在11世纪的喀喇汗人意识中保留下来的有关祖先传说的历史记忆。据此看来,优素甫·哈斯·哈吉甫意在给后人勾画出与祖先传说的继承和演变相关的历史线索。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书中还七处提到“可汗”一词,即诗句82、85、86、93、102、104、115,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当时喀什噶尔执政者、伟大的布格拉汗的赞美。《福乐智慧》不仅描述喀喇汗王朝时期社会文化发展的状况,而且也提醒统治者记住过往的历史。当然这正反映了作者的历史观和时代观。

三、关于“于都斤”的名称

《福乐智慧》还提到了喀喇汗王朝之前的一些地理名称,其中提到“于都斤”山:

- 1962 请听于都斤伯克之言
他的言语符合于理性:
1963 君主应当是人间的精英,
要品质优良,口心端正。
1964 要博学多智,爱护人民,
要知足不贪,心地宏仁。
1966 这样的伯克才配做人君,
这样的君主有好的子孙。^②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这里论述了百姓对国君提出的标准和要求,阐明了国君和他属下官吏们应具备的素质,认为最好的国君是前朝的国君,像于都斤伯克所说那样,他们具有优良的道德情操,而这种道德情操则是自古传下来的。作者的用意在于说明喀喇汗王朝的高层统治者应铭记前朝于都斤伯克之言,并且也能像先辈一样,创造光辉的历史。

书中另一处也提到了“于都斤”这一词并阐明国君对书吏的要求。《福乐智慧》认为担任书吏的人必须是端正忠诚、注意自己行为的人,如果域内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责任在书吏。11世纪喀喇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使得该书作者从传统文化角度对文化模式进行了诠释,这也反映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承继的符号行为。当然,对传统文化的尊重,首先是用历史记忆的形式来体现和完成的。所以,作者在书吏问题上,仍然以于都斤伯克的话来提示书吏应具备的条件。他在该书等三十四章《贤明论书吏应具备的条件》中说道:

- 2682 于都斤伯克说得真好,

① 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词典(第1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120.

②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著,郝关中、张宏超、刘宾译.福乐智慧[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262.349.



他给你留下了美言佳语。

2683 欲求国君信任要严守机密，

倘若失密，你会丢了头颅。

2684 人嘴就象一个山洞，

话从那儿出来，好似晨风。

2685 既经散出，再难以收回，

人们已经听了，想遮盖也不成。①

《福乐智慧》的于都斤伯克，与建立于今蒙古共和国境内杭爱山脉之西、以于都斤山为中心的古突厥汗国和回纥汗国的历史密切相关。最初这座山是突厥汗国的统治中心，对此《周书·突厥传》有如下记载：

可汗恒处于都斤山，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每岁率诸贵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于都斤四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无草树，谓其为勃登凝黎，夏言地神也。②

突厥汗国(551~582)之后，于都斤山虽一度成为薛延陀汗国(629~646)的统治中心，但也是回纥人的统治中心。在一块献给回纥葛勒可汗的碑铭上记载：“……我的祖先登位统治了八十年。在于都斤国家(e1)及其周围地区，在鄂尔浑河流域，我们的可汗第二次登了位。”类似的内容在属于回纥葛勒可汗的另一个《磨延啜碑》碑文和牟羽可汗的记功碑《铁兹碑》碑文上也可见到，只不过它们一个说“在十姓回纥及九姓乌古斯之上，统治了百年”，而另一个却说“从前他们与唐朝和好。(之后)，回纥可汗登位统治了十年(之后又统治了)七十年。”碑文记载的80年可能是从公元611年至691年，相应于后突厥骨咄禄颉跌利施可汗去世之前的回纥部落联盟(九姓乌古斯)的历史阶段。但值得注意的是，回纥碑文作者对回纥人的这段历史的记忆有所不同，而且叙述了骨力裴罗建回纥汗国之前的三个历史阶段。据耿世民教授和萨代庭·骨米车(S.Gomec)教授的研究，“磨延啜第一、第二两碑及此碑(《铁兹碑》)所述，回纥国家已存在了280年或380年(外族统治的150年除外)。这样，回纥历史可上溯到公元三四世纪的高车时期。这方面与汉文史籍的记载相符合。”③同时，在我们面前还展现出“存在80年(611~691)的另一个九姓乌古斯政权”。④十分明显，这一政权无疑是回纥药罗葛氏家族在回纥汗国建立之前所建立的。

不过，公元680年始于蒙古草原北部、以阿史那骨咄禄为首的东突厥贵族的复国运动取得成功，建立了历史上的后突厥汗国。这样，东突厥重新强盛，回纥诸部在漠北者渐为所并。

① 优素普·哈斯·哈吉甫著，郝关中、张宏超、刘宾译，福乐智慧[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262.349.

② 周书[M]，“传五十 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910.

③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220.

④ Saadetdin gömeç, kök türkçe yazıtlarda geçen göller ve nehirler(论突厥文碑铭所见的湖泊和河流)[J],Tarih Araştırmaları(历史研究)土耳其文, Ankara, 2008.27~44.

公元 691 年,回纥首领比粟((baz qaghan)、后突厥新主默啜被杀。比粟之死标志着回纥部落联盟的正式解体,从此之后,后突厥汗国对回纥人“整整统治了五十年”。后突厥汗国对蒙古草原上的回纥等铁勒部落的统治又像前突厥汗国一样,以于都斤山为中心。对此,古突厥文碑铭有较详细的记载。《嗽欲谷碑》南面第 15 行载:“我率领众人带着乳牛和驮蓄到达于都斤山。”《阙特勤碑》南面第 4、第 8 行和东面第 23 行分别载:“我曾出兵到这样多的地方。没有比于都斤山林再好的地方,统治国家的地方处于都斤山林。住在这里,我同唐人建立了关系。”“如去那个地方,突厥人民你们就将死亡,如你们住在于都斤山地方(从这里)派去商队,那就没有忧虑。如住在于都斤山,你们将永保国家。突厥人民(但)你们自满了,你们不考虑会有饥有饿,你们一旦饱食,就不考虑饥饿。”“神圣的于都斤山林的人民,你们走了。”《毗伽可汗碑》北面第 2 和第 3 行分别载:“我把这么多的人民全都组织了,他们现在都安居无事。突厥可汗住在于都斤山,国内无忧患。”“我曾出兵到这样多的地方。没有比于都斤山再好的地方。统治国家的地方是于都斤山。”等等。可见,后突厥汗国时期,人们更加认识到于都斤山的重要地位,对都斤山赞誉有加。

8 世纪中期游牧在蒙古草原原突厥汗国北方的铁勒诸部之一回纥,与拔悉密、葛逻禄一起反抗后突厥汗国的统治,结果在公元 744 年取代突厥,在蒙古草原建立了回纥汗国(744~840 年)。回纥汗国的缔造者是药罗葛氏族出身的骨力裴罗,他在灭掉突厥汗国后把汗廷南迁到于都斤山周围,征服了蒙古草原各族,统治了阿尔泰山脉以东、兴安岭以西的广大地区。骨力裴罗之子葛勒可汗(磨延啜)时,回纥汗国进一步巩固和强大。葛勒可汗于公元 747 年打败了前往十姓可汗之地的葛逻禄,“将疆域扩展至从叶尼赛、克鲁伦河流域至中亚的楚、塔拉斯河流域”。^①

回纥汗国在政治制度和文化等方面都继承了突厥汗国的一切传统,也以于都斤山作为汗国的政治和统治中心。这一点在回纥汗国的碑铭——《磨延啜碑》、《铁尔痕碑》以及相关汉文史籍中表现得很充分。例如,上述碑铭中说:“他在于都斤(山林)及其附近之间(建国)登位。其河流是色楞格。在那里其国存在着。”“一直到五月……我在于都斤山林。”“我未能使其内属。从外部三姓葛逻禄、三圣鞑靼……突骑施……在于都斤,我……”“我带两(部)人民……于都斤山……我打了。”“在我的夏牧地,在于都斤(山)北坡的西边,……依据我的意愿 onyi 从于都斤(山)地区去出征。”“当被宣布为可汗和可敦后,我让人在这里,在于都斤(山林)中间,在孙古斯巴石汗(sunuz basqan)圣山之西边建立了汗廷。”等等。另外,历史名著《资治通鉴》这样写道:“回纥骨立裴罗自立为骨咄祿毗伽阙可汗,遣使言状;上册拜裴罗为怀仁可汗。于是怀仁南据突厥故地,立牙于乌德犍山。”^②由以上所述可知,回纥人更加重视于都斤山对蒙古草原统治权的象征意义,因为,于都斤山代表着萨满教中的“地神”,故谁能最终占领于都斤山,谁就能得到“地神”的保护,其统治将更加稳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无论用哪一种词来形容回纥汗国的名称(鄂尔浑或东回纥),都绝不能忽略于都斤山及其在回纥人意识中的神圣意义。“在于都斤(山林)中间建立了汗廷”、“立牙于乌德犍山”说明,部分学者早就采

① 伊布拉音·卡发斯. 突厥民族文化 (Türk Milli Kültürü)[M]. 土耳其文. 伊斯坦布尔, 1983.126.

②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唐纪 三十一).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2646.

用的于都斤回纥汗国^①这个概念并非没有根据,但还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

于都斤山 11 世纪在喀喇汗人的意识中再现绝不是偶然的,这是维吾尔族人民经历的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的必然产物。9 世纪中期之后,控制于都斤山象征权的意识则消失。回纥汗国灭亡后,虽然黠戛斯占据了于都斤,但“黠戛斯人并不重视突厥传统,所以回纥汗国的灭亡也就同时意味着占有于都斤山就等于取得草原统治权的这一传统观念的丧失”。^②简而言之,于都斤山与维吾尔族先民经历的复杂的历史演变多方面相关,它的神秘力量在回鹘人西迁之后建立的喀喇汗王朝有关伯克们的道德观念上得到了再次的印证。

[收稿日期]2011-12-19

[作者简介]玉努斯江·艾力(1963~),男,维吾尔族,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兰州 730000

玉苏甫江·艾买提,男,维吾尔族,西北民族大学校办。兰州 730030

Discussion of the Buyruq, Khan and Otukan in the Kutadgu Bilig

Yunusijang Aili Yusupijiang Aimaiti

Abstract: The Kutadgu Bilig (Wisdom of Royal Glory) is a classical work which was completed by Yusup Has Hajib at the ancient capital of Kashgar and presented to Tabghach Bughra Khan, the prince of the east Karakhanid dynasty. Its content covers the politics, law, ethics, philosophy, culture, social economics, ethnic relations, religion and all aspects of daily life during the Karakhanid dynasty. It is honored as an epic poetry of the Uyghur people.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multiple versions of the Kutadgu Bilig since the 19th century, many researches have been made and formed a specialized field known to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s the Study of the Kutadgu Bilig.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related questions that remain unexplored. Starting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titles and place names, such as Buyruq, Khan, and Otukan, which appear in the Kutadgu Bilig.

Key words: Kutadgu Bilig; Buyruq; Khan; Otukan

① 在国外部分研究者的著作中,将诸地的回鹘政权按地区来区分,有“于都斤回纥国”、“高昌回鹘王国”、“甘州回鹘汗国”等。Hatiçe Şirin.Sine Usu Yazıt'nda Kayıtlı “t(a)t(a)r(l)g : (a)y(l)td(l)m” Cümlesi üzerine(关于磨延啜碑铭中出现的“我问罪于鞑靼人”一句)[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Volume 12 2008,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 Korea University.

② 耿世民.哈拉汗朝历史简述[J].新疆社会科学(汉文版),1982,(1): 23~34.